對山集卷之四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行狀三篇

先平陽府君夫人張氏行狀

先君諱鏞字振遠上世故固始人七世祖政始徙來居武功長寧甚富實有貲又能慷慨任義故長寧人倚仗之子廷瑞博學篤行仕元為興化學官云有論禮樂變易之事于元不可孜矣生六子其三曰世睦純行不仕生二子珪珙珙善稱述文義亦不仕生子諱汝楫初為武功訓導高皇帝時詔求文學端正之士教[illegible]太子乃辟為

燕府官後乃出為安岳令
文帝既內靖召為北京行部左侍郎璽書留輔
皇太子凡北京事得自治行之
文皇帝眷念功德將封爵為侯固死不受及卒仍上
表乞免賜贈秩
上竟允之乃官其子爵上林苑監正禋上林苑監副
至
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焉爵累官至中
議大夫賛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性耿介不與物事
至則亡避患害為之故屢言時事便宜皆得無怒時

貴人生子諱健
睿皇帝以為通政司知事食半祿終身奉祀先尚書
天順間嘗言漕河事宜皆深有計度不得行故所自
志者咸由是毀矣夫人曰袁氏浙江按察司僉事溥
女生子五人長先君次銓次錫次鑾次錦先君生而
哲靈年八九歲即孝友善文辭有所著者長老爭紀
頌之弱冠益深詣事理曰述序不若馬遷理辯不若
孟軻功澤不若伊傅是未可已矣故其意雖與數代
獨雄焉初以先太常居南京故號辟試南京南京士
來試者皆尊禮眡之然數不第及後歸試闈中闈中來

試者又皆尊禮眡之然乃又數不第乃後歲貢來太學來太學乃又就試太學來試者乃又皆尊禮眡之然乃又數不第乃請改南雍以就先曾太常之域居祀焉曰凡吾所為試求以見志于世今若此非吾不解時文是命獨弗可耳與我匍匐然求合于時孰與我修先王之法終身也故一切削去倥偬不欲聞乃後又覽莊老及浮圖書歎曰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絶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又四矣吾弗以忘功名之會是取速絶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佚也君子疾没世而名弗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效此者謂可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語曰百人射招亡弗中矣百物誘生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庵君後五年因出為平陽府知事知事甫一年歸歸一年病癱瘓不履又二年弘治壬子正月癸巳乃不起生宣德庚辰四月辛未春秋纔六十三矣夫人張氏邢郡名家女父曰賢仕為南京鴻臚序班忨爽有執故嘗與先公

通政交甚厚也配陳氏生夫人陳氏卒鴻臚公亦卒
夫人乃依母氏母舅陳君者南京親軍指揮僉事也
亦嘗交先公以先公與鴻臚交也乃歸夫人于先君
柔惠舍事事先曾太常李夫人李夫人甚篤愛以為
有嗣婦矣事祖妣袁夫人袁夫人又甚篤愛以為可
以事太君夫人矣太君夫人者袁夫人以謂曾太常
李夫人者也李夫人性舍嚴肅先公年過五十猶不
敢侍坐侍媵至白首不能審識意向惟夫人獨能懽
心奚不可謂舍事已矣性又遜惠亡所私方來歸先
右四叔皆少也衣被一切與為補紉及叔皆壯有子

又視其子懇懇慶慶亡以異不肖故四叔與羣姪子
女皆終身舍感夫人若母者矣夫先君取夫人才再
歲也即歸試闈中十餘年十餘年乃更見之未嘗有
怨恫固曰母以妾累君子之志生男子二人長阜頴
敏有神年七歲舍詩又舍為楚騷十八歲死季海大
曼儻蕩亦頗修其先人之業然莫能閎也以時文謬
舉壬戌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取尚氏女子一人嫁
為乾州士人習五車妻故有孫男子二人俱殤矣今
所存者有孫女子三人與新生孫昭胤也嗚呼先君
碩美有容膚體若凝玉人望之如神仙有接其論者

充充然如有重復也屬文賦詩皆簡古爾雅漢魏以降殆莫有尚也與靈臺人楊重長安人李錦同稱為關內三才然其明當今之務察識事實可以名實潤澤亡虛枵者若先君蓋數代鮮矣方歸試時考官列置第一及折卷槩政張用翰亟謂御史曰此三秦豪傑可以佐伯王者吾故聞文振言今乃幸自見也願遂寻之文振者故順天尹馬嵬閻公鐸也取于先太常之子于先君為姑御史以故與閻氏隙也乃遂置先君不寻第後槩政語先君曰是我以誤先生也先君曰僕自少試于今皆可取上第然皆不能取固非皆御史也然是吾命耳然于吾何疑焉卒不怨御史也

成化甲辰關中大饑人相食先君方南遊甌越遽召所故厚者集數百金具載糴西來至汴糴盡為盜掠乘舟又數被風顛沛幾沒中心怦怦營營鄉里事執益窮峻亡訊乃冒恐疾馳至家見先太夫人跪膝下殞越欲絕然由是遂成病心及其卒時心病未間也少壯時所交盡名公長者餽遺常積至千金隨以奉獻先公先太夫人後乃盡授諸弟諸弟皆怡怡偲偲惟恐勿有歡心不稱至於今諸弟苟有言之皆咽嗚泣下固非以其能散已也昔先公教五子各一經舉

進士皆先君躬自講授蚤夜孳孳然惟恐弗能寧先公也後子阜長益欲教育為聞人阜死不肖才一歲其生稟未覘也乃歎曰天乎我固以窮乎乃果弗庸顯吾宗乎不肖既六歲能誦口授始稍稍不煩憤十二教以古今賢聖之迹及指要同異曰今固未必知苟一一記吾言當後有思可以成名人不肖雖私能識之然好逐趣童子群戲凡戲又多支謾亡狀先君益重自怒絕乃長弃不復教至于其大病始思繹所故嘗指者則先君已弗省觧矣今雖能致　錫命于先君然先君又安可知也幸猶及先夫人先夫人乃又已矣嗚呼其已已矣先夫人言當先曾太常公及先曾夫人喪時先公哀毀至骨立凡事治皆先君行焉先公先太夫人有疾晝夜不觧衣宵旦百拜籲天必及可乃已後至先公先太夫人之喪適家事中替先君極力勉成大事哀隕號極幾不能生也是非其至孝哉然先夫人實能宛轉相先君凡先君所欲與不肯留也所欲向不肯後也始不肖以官祿事先夫人謂爾父及諸叔有養如此乃不能俟見之爾父亦謂必以養太夫人及能眡爾榮顯然又悉不逮顧我身自享之又視所抱孫謂苟百歲以報爾太夫人及

爾先君可舍矣下里矣先夫人卒時二孫已殤折今
幸有昭胤然安可知也嗚呼其慟也已矣先君故有
文字數萬言皆散在知予間所存者僅三四十策耳
命曰已庵集先夫人生宣德甲寅三月乙酉至卒日
正德戊辰八月戊寅春秋實七十有五嗚呼先君隱
行甚衆其詳細多在長老口今不能一一載載其大
且槩者其先君之風因明著矣不肖常竊怪世俗好
誣謾其先人益重為人指議心甚傷之故述事多不
盡先生文思深厚凡評論皆當理貞不修也惟采擇以
加堅石斯康氏事行久遠矣此因心德至厚永世者幸
惟先生圖焉

文林郎順天府推官中城兵馬指揮司指揮尚
公行狀

公諱望字周臣關中武功人也曾祖某祖某累仕為
縣令父文英不仕母高氏俱以公貴贈兵馬副指揮
孺人公兄弟七人公行三從鄉先生授書經累試不
直徒以歲貢為國子生成化己亥拜中城兵馬副指
揮卓有名於京師京師有少年某橫逆不可言每每
持刃遊富家不論識與不識曰爾宜以幾金幾貨貸
我有不然者即引刃自欲分人重懼必厚遺之官府

亦畏避不治公聞之笑曰此甕中鼠耳即收捕坐法其富者盖免矣時雍坊民劉原甚有蓄聚以其難子嘗覓一子為攔伴所結交路不得理後訴登聞鼓法司以與公公力與正焉妄[illegible]人拜曰僕劉原也公活我後人我無以[illegible]吾舊在壁下有幾千金吾子不知惟伴知之[illegible]吾子乞早據壁少遲恐伴有也已而果然中城所居皆世家大族放肆頑俠朝廷凡有禁皆不得行公一一犯危往焉時余肅愍公為兵部尚書深器重之及北城[illegible]兵馬指揮疏補不得肅愍語公曰此必有不[illegible]爾勿易爾守可也成化甲辰關中大飢人自相食雖號富貴者不能全父子焉公歸俸以養其兄弟宗族其兄弟宗族又多不肖往往不知公德至罵詈仇疾公若有弗聞也後亦稍自改悔鄉黨至今皆曰何不若尚公視諸弟也弘治己酉以老歸陟文林郎順天府推官致仕與鄉人居無大小皆以禮貌人有所告謀悉盡心是是非非無肯相欺即有弗從者公曰彼以告我我不忍不告彼也終其身無[illegible]不以為君子者[illegible]二月疾作手足熱冬十二月廿五不起[illegible]十二月甲寅春秋七十[illegible]張氏子一恩女一適

里人張傑公未貴歿贈孺人後娶賈氏生女一以歸
海甲子二月甲辰將與張孺人合葬縣東可曾鋪北
新塋初公病時每與海語輒曰君異時當有貴顯我
死宜為我得聞人言以銘我墓公卒逾年海果舉壬
戌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公之所以見不肖者不可
無也遂以所聞者次第如此俟立言君子傳之恩生
子一曰古茲巳十六歲實公嫡孫弘治十六年八月
十日壻康海謹狀

孝行舉人張子行狀

張子之榘字儀正上世河南太康人始祖敬元末叅
知政事　國初謫湖廣岳州衛指揮使尋改陝西岷
州衛已而褫官編戍於岷州衛其子孫或以營田家
於秦州儀正父東谷先生罷官西歸又家於華州焉
高祖文信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錦通
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高祖妣陳曾祖妣趙祖妣劉皆贈
封淑人東谷先生諱潛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配東氏
考功員外華州東公思誠女也封安人儀正幼岐嶷
不凡少長即無妄言笑雅不喜兒童嬉遊或與僮稚
語必窮竟終始數歲父他出客至毋命主之拜揖如
老成人應對終日客為驚異方出就外傅時司寇公

卒於華陰叅政公請
命營葬未暇遣之就學也叅政公服闋謁授就公曰
不暇及儀正已十餘歲能親訪師友甫弱冠即有令
譽歲壬申歸取予之長女戊寅督學政雪峰秦先生
試士於華閒謂郡守曰吾聞士有張之槩何為不就
試守使主吏趣之儀正以親老辭守笑曰槩待聘已
久有司當為之揚命僚屬張公及門儀正再辭焉秦
公既試諸生思不可以致曰吾聞其有行能文章爰
待于試檄下郡令補弟子員第一諸生愕然感服自
[illegible]友為大復何公繼至檄緝學正學書院師友亡弗

敬重者何公愈知儀正常與論性命之學比開館修
雍大記俾紀獻焉歲壬辰選士踰御史者移檄有司謂
近歲待士浸薄士亦不自重茲入場屋士巾服如儀
亡裸閱以辱士儀正乃喜以為此吾志也遂就試果
中式癸未卒業太學克然有得每退食舍館端坐讀
書不交世俗其同館婦女遇他諸生則坐立言笑自
如見儀正則亟趨避之曰張先生來也鄰有豪貫每
張筵致客聲妓滿前乃戒絲竹勿歌曰鄰有張先生
焉居兩月以思親援例歸省至眞定夢老父謂曰汝
母疾汝宜亟行覺而大懼兼程至家安人果病久矣

于是延醫問藥亡間夙夜衣不緩帶甲申正月安人
卒儀正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殯即廬居墓
次枕塊蔬食亡異初喪雪夜伏哭墓曰吾母素畏寒
吾母寒矣聞者悲之器用取極麄惡者或止之曰吾御此
亦忍矣父城居每辰巳間入省父亦不能違其志父
西歸岷山拜掃雖妻子遘疾不顧其純孝遠近聞之
亡賢愚不肖皆知景慕歎羨其苦節堅志雖貧士自
以為弗能及也郡人咸以文詞慰問之時墓側有烏
群集朝夕至鳴噪移刻而去雉兔馴擾若素育之者
墓岡下忽有泉湧出清洌異常味極甘美人皆以為

孝感云嘗夢母戒其哭泣誨以謹風寒及預告某人當
至某事當至皆奇驗時傳白水羌為寇且至夜忽有
數輩持利刃止宿墓外儀正恐焉數輩曰聞有警恐
驚吾張孝子吾輩來防護之耳里中一少年素逆于
父母一旦市肉以進其父異之曰吾見張孝子矣彼
為死者猶哭敬事我親生敢不孝耶因擬儀正上食
時步趨曲折哭泣俛仰之狀以悅其親里人以為化
之越明年丙戌竟以墓次風寒遘疾親友諭之歸藥
弗聽曰吾父遠出未歸吾所重念者亡能以為養恐
致傷怛耳嘗痛先母違養吾脫有不測于此可矣使

死亡知則長已矣如其有知則大獲吾志奚必歸友人強之至家猶假宿東厦洎得疾旬晷將易簀猶撫髀長嘆以為父年老母喪未終乃有此指童取架上第幾行第幾冊書來至則家禮大全也置于枕側遂屬纊遠近親疎亡不哀慟之皆呼天恫鬼以為不鑒此純孝人督學漁石先生過而哀以辭謂儀正賢者之行也太學士楊遂菴先生東歸至華以文哭之曰人孰不死子之死能孝也郡守凡山先生哭之以文曰嗟子之死死于綱常者也先是有司見其純孝將聞之上乃力止之至是遂馳奏焉卒將一月父自秦奔訃哭之曰我兒孝子也其仁慧亦我之友也我有食將誰共之我有疑將誰質之我有欲言將誰聽之將卜是年十月二十日葬儀正于母墓之傍父東谷先生謂我獨知其深宜有撰述達于立言者表志其墓距生于弘治乙卯五月初九日歿于嘉靖丙戌正月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二娶寻女生子一光孝女二長聘國子生東元之子國泰次聘州同知楊春之子袖儀正天性仁孝見一蟻一草之微不忍傷折甫授孝經曰聖人以孝為第一事耶此人所俱能者也祖大奇之及長肆力于學自嘆曰人之為學學修身也人之

所以欲富貴利達者奈何每以聖賢自期設程朱之位以事之曰將使此敬有所主非但識景行也酷愛周禮一書嘗曰為治不法乎此終為苟且固吾所願見其行者其志于天下者如此嘗讀延篤傳作仁孝論論曰中孝用勞大孝不匱自然者聖勉然者賢尊仁安義可謂用勞博物備施可謂不匱固能孝矣一日行斷岸見白骨命童僕收瘞且為文以祭之田鄰有以增售趙氏趙氏將犂之平乃惻然計直取之戒勿壞且封樹其上郡守均徭役乃走書白之極言民生之艱宜深加撫恤守為之感動儀正詩文曰言志

集若干篇存於家噫儀正非吾朋也吾之良賓也姑因華士夫所道及書諸松簡者錄之以告于君子傳之所以廣孝道迪修志亢深遠也